

詩

毛

氏

學

詩毛氏學二十一

小雅六

甫田之什

甫田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

鄭曰刺其倉廩空虛政煩賦重

農人失職○胡曰荀子云小雅不以於汙上自引而居下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聲有哀焉注以用也言作小雅之人不爲驕君所用自引而疏遠也小雅多刺幽厲而思文武據此則所謂傷今思古者其誼出於荀卿知毛序源流甚古

倬

陟角反

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

年今適南畝

滿以反

或耘或耔黍稷薿薿

魚起反

攸介攸止

烝我髦士

音士

倬明貌

胡曰倬兼明大二義械樸傳倬大也甫田謂說文倬著大也○韓詩作葑云卓也

天下田也

孔曰齊甫田傳甫大也以十千言多也曰言大田故謂爲天下田也

十千者數之大成舉其成數故云十千言多也孫毓曰詩賦之作非如記事立制必詳度量之數歲取十

千猶云萬億及稱言所在有大田皆有十千之收以見天下皆豐○昶按凶歲減征豐年則如額取盈焉

王肅謂不繫於夫井非是尊者食新農夫食陳

得賒貫取食之所

以紆官之蓄滯亦使民愛存

耘除草也

說文穎除草苗

新穀自古者豐年之法如此

說文秬籼禾本○廣雅藪藪茂也○鄭

曰今者今成王之法也使農人之南畝

治其禾稼功至力盡則藪藪然而茂盛於古言稅法

今言治田互辭○漢書食貨志后稷始畊田以二耜

爲耜廣尺深尺曰畊長終晦一晦三畊一夫三百畊

而播種於畊中苗生三葉以上稍壯耨隴草因墾其

土以附苗根故其詩曰或芸或芋黍稷儼儼芸除草

也芋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隴盡平

而根深能風與旱故儼儼而盛也○陳曰介大也止息也言長大其黍稷休息其民人也猶下云介我黍

稷穀我

士女信南山同

絜俊也

釋言

治田得穀

飛按治田而後黍稷

大釋攸介得穀而後農務息釋攸止

俊士以進

鄭曰禮使民鋤作耘耕閒暇則以道藝相講肄

以進其爲俊士之行○食貨志冬月餘子在於序室

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

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

其有秀異者移鄉學於庠序之異者移國學於少學

諸侯歲貢少學之異者於天子學於大學命

曰造士行同能偶則別之以射然後爵命焉

以我齊音資明音芒與我犧許宜反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

夫之慶音羌琴瑟擊鼓以御牙嫁反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

稷黍以穀我士女

器實曰齊說文齋黍稷在器以祀者○孔曰春官注

齊在器曰盛

說文盛黍稷在器所以祀者也○孔曰據已盛於器也桓六年傳絜粢豐盛言

為穀則絜清在器則豐盛○馬曰古明與盛同義釋詁明成也釋名成盛也淮南注明盛也故傳箋皆以

穀盛釋齊明○王引之曰左傳雞自憚其犧此宗廟牲通稱犧之證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是專稱

牛之證詩以犧羊與齊明對此當指牛言社后土也昭二十九

年傳后土之神曰社周禮后土與社為二而春秋傳曰后土則社者謂后土之官以配社者耳人官名后土非社后

土方迎四方之氣於郊也陳曰月令立春之日天子迎春于東郊立夏迎夏于南

郊立秋迎秋西郊立冬迎冬北郊此四郊迎四方之氣四時之帝神皆與焉○胡曰此統言為農禱祀祈

報皆在其內如方迎氣于郊即合一歲田祖先嗇也

春官籥章凡國祈年于田祖吹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鄭注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也郊特牲蜡之祭也

主先嗇而祭司嗇也注先嗇若神農者○鄭曰御迎也設樂以迎祭先嗇穀善也○王肅

曰大得我稷黍以善我男  
女言倉廩實而知禮節也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

于軛反

彼南畝

滿以反

田峻

子峻反

至

喜攘

如羊反

其左右

以嘗其旨否禾

去聲

易長畝終善且有

音曾孫不怒農夫克敏

每音

音

鄭曰曾孫謂成王也饁饋饋也田峻司嗇今之嗇夫也○嚴引曹氏曰攘卻也謂田峻之官卻除其左右

之從者而親嘗其旨否易治也孟子易其田疇長畝竟畝也

朱曰禾之易治竟畝如一而知其終當善而且多○何楷曰善者實穎實粟之美有者萬億及秬之饒

敏捷也

文王同○陳曰言農夫能疾除其田則曾孫不怒也不怒者不待趨其耕耨

曾孫之稼

古音

如芟

徐私反

如梁曾孫之庾

羊主反

如坻

直基反

如京疆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

羌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鄭曰稼禾也。芟積也。鄭曰芟屋蓋也。○孔曰傳非訓謂有藁者也。芟積也。言其積聚高大如屋。

芟耳意。梁車梁也。孔曰孟子十二月車梁成梁謂水與箋同。上橫橋有廣狹得容車渡則高廣。

者也。故以比禾積。○京高丘也。傳定之方中同。○大東兼葭傳抵小渚也。

鄭曰於是求千倉以處之萬車以載之。是言年豐收入踰前也。○呂曰後二章皆述前二章之意。三章述首章今適南畝勞農之事也。四章述二章以御田祖祈福之事也。

甫田四章章十句

朱曰賦也

大田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鄭曰幽王之時政煩賦重而不

務農事蟲災害穀風雨不時萬民饑饉矜寡無所取活故時臣思古以刺之。○昶按大田諸篇詩中並無

刺意但慕想盛時形之歌詠而采風者以此詩人生於幽王危亂之世事事與詩之所言相反故知其辭

爲思古而意則傷今也孟子曰不以辭害志又謂誦詩必尚論其世正謂此等本此意以讀諸篇其意味乃愈深厚故知序說之萬不可廢也又卽墨鄭杲曰凡詩之刺其人蓋皆愛其人而欲救正之故方書之言刺其穴者所以已其疾也詩意欲得此人聞之非欲他人聞之也若抒憤懣爲深疾之辭豈刺之謂乎按鄭說至精明乎此則所謂陳古刺今者正欲諷今王以法古也後人憑臆論詩又不明刺義泥其辭以求之宜其紛紛多異說矣

大田多稼既種

章勇反

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

以冉反

耜俶

尺叔反

載南畝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

鄭曰大田謂地肥美可墾耕多爲稼可以授民者也將稼者必先相地之宜而擇其種季冬命民出五種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此之謂戒是旣覃利也陳備矣至孟春土長冒櫛陳根可拔而事之覃利也陳覃讀爲剡爾雅剡利也郭注引詩作剡耜○朱曰庭俶始載事也○陳曰七月所云其始播百穀也



直也

釋詁文○鄭曰若順也衆穀生盡庭直茂大成王於是則止力役以順民事不奪其時

既方既阜

祖九反

既堅既好

許九反

不稂

音郎

不莠

餘久反

螟

莫庭反

騰

徒得反

及其蠹

莫侯反

賊無害我田穉

音稚

神秉畀炎火

音毀

鄭曰方房也謂葶甲始生而未合時也

實未堅者曰阜

陳曰今艸木字俗作草草斗字

俗作阜作皂

胡曰杼櫟之實名草斗謂其殼也引申之凡植物有葶甲者皆可稱阜○孔曰文在堅上

故云實未堅曰阜

稂童梁也

謂之莠不成謂之稂

陳曰已成莠似苗也

魏策幽莠之幼也似禾

食心曰螟食葉曰騰

說文引詩作蠶云蟲食苗葉者食

根曰蠹

說文作蠹

食節曰賊

釋蟲食苗心

螟食葉蠹食節○韓詩穉幼稼也

說文穉幼禾也

炎天盛陽也

馬曰

韓詩秉作卜云報也釋詁卜界猶付與天保詩卜

爾百福報以介福卜報皆予也○鄭曰螟螣之屬盛陽氣羸則生之今明君爲政田祖之神不受此害持之付與炎火使自消亾○孔曰四者以得陽而生故陽盛而爲害月令仲夏行春令百騰時起是陽行而生陽盛則蟲起消之則付於所生之本

有滄

於檢反

萋萋興雨祁祁

巨移反

雨

于付反

我公田遂及我

私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

計才反

彼有遺秉此有滯穗

音遂

伊寡婦之利

滄陰雲貌

從定本集注○陳曰滄陰雙聲陰雲黑雲也釋文又作奔呂覽作晡漢食貨志作晡

萋萋雲行貌

韓詩外傳說文皆作淒淒

祁祁徐也

釋訓文○鄭曰古者陰陽和風

雨時其來祁祁然而不暴疾其民之心先公後私今天主雨於公田因及私田爾此言民怙君德蒙其餘惠○孟子引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中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公

言一  
五  
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而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宣十五年穀梁傳古者三百步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古者公田為居井竈蔥韭盡取焉○周禮注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貢者自治其所受田貢其稅穀助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斂焉○金榜曰小司徒九天為井之法遂人有十夫有溝之法地之險夷異形廣狹異數因地勢而制其宜凡不可井者濟以遂人法而地無曠土孟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國中宮室多涂巷廣於遂人職為宜是小司徒實與遂人聯事通職

秉把也

陳曰秉把雙聲同義不獲穉未刈者也不斂穰刈而未斂者也遺秉謂連藁者滯穗謂去

藁者○未曰豐成有餘而不盡取又與鰥寡共之既足以為小費之惠而亦不棄於地也○方苞曰利及

寡婦即成周相保相受相救相調之典法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

反滿以

田峻至喜來方種

音因祀以其駢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方墨反

和按來方卽方來猶言將來也說文禋潔祀也田峻所以至喜者蓋見此黍稷茂盛將來禋祀之時可以供柔盛也括言享祀皆用黍稷不專指何祭駢牛也周禮草人黑羊豕也

和按駢黑本牲之毛色卽以爲牲之名駢專屬牛故以黑屬羊豕羊豕有黑少駢赤也周禮陽祀用駢牲陰祀用黝牲亦以駢黑並言彼不分配此分配者必兼羊豕牲乃備也亦概括之辭

大田四章二章章八句二章章九句

朱曰賦也

瞻彼洛矣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焉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韮

音未韮音閣有

爽許力反以作六師

興也

陳曰以洛水之盛興出軍之衆

洛宗周漑浸水也

孔曰崇周鎬京職方正西

曰雍州其川渭洛禹貢漆沮一名洛水與東都伊洛別矣○漢地理志北地郡歸德洛水出北蠻夷中左馮翊襄德禹貢洛水東南入渭雍州寢顏注襄德今朝邑縣地○段曰雍州洛水豫州雒水其字分別

泱泱深廣貌

孔子喻王恩之深厚也○陳曰君子庶諸侯也甫田傳茨積也

茅蒐染草也

說文靺茅蒐染草也一入曰靺○孔子曰

之由以其用茅蒐之草染之其草色赤故也 一入曰靺靺謂之源再染謂

之類三染謂之纁所以代鞞也 和按芾鞞鞞散文則此曰靺鞞即纁也 通皆謂蔽膝也對文

則有貴賤之殊市鞞一類鞞鞞一類其制亦小異說文市鞞也上古衣蔽袴而已市以象之天子朱市諸

侯炎市大夫蔥衡从巾象其連帶之形又云鞞鞞也所以蔽袴以韋爲之下廣二尺上廣一尺其頸五寸

一命韞鞞再命韞鞞又云鞞鞞士無市有鞞制如楹缺四角爵弁服其韞鞞賤不尋與裳同據許說鞞鞞爲

士服故士冠禮爵弁纁裳純衣緇帶鞞鞞是其證也本應服鞞今以鞞鞞代者詩詠爵命諸侯首章據其

始來謙服士服言之也白虎通引韓詩內傳世子容受爵命服士服詩曰韎韐有奭是毛韓義同韎赤黃之間色赫也赤也今曰有赫言彼韎者將煥然更新矣○王夫之曰諸侯而用士服者殷人五十而後爵周大夫四十而後爵諸侯終喪入見而後爵白虎通世子受命衣士服謙不敢自專也鄭箋所謂諸侯世子除三年之喪士服而來是已特謂以祭服天子六臨戎於義未協此詩下二章不及征伐之事天子六軍陳曰周禮夏官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襄十四年傳周為六軍穀梁傳古者天子六師是六師即六軍也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此周之軍法乃統四郊都鄙萬民卒伍用之六軍不盡出於六鄉遂人注遂之軍法追胥起徒役如六鄉是六遂有軍也縣師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灋於司馬以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稍人掌令邱乘之政令若有會同師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灋作其同徒輦輦帥而以至是稍縣鄙皆有軍也采地制井田小都鄉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公卿采地之外皆有公邑鄉遂無井田出師人數亦可充卒而軍半

出於都鄙詩曰我出我車于彼牧矣此之謂也○王夫之曰此言六師猶言萬乘謂其佐天子以振天下之治耳下言家室家邦未及天子亦明此爲天子錫命諸侯之辭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

鞞音裨 鞞音捧

有珌音君子

萬年保其家室

鞞容刀鞞也

說文鞞刀室也削鞞也殺注鞞之言裨也刀室所以裨護刀者○方言劍削自

河而北燕趙之間謂之室自關而東謂之廓或謂之削自關而西謂之鞞鞞上飾刀上飾

也殺注鞞之言奉也刀本曰珌下飾也說文佩刀下環人所捧握也其飾曰鞞珌下飾也說文佩刀下

之言畢也刀室之末其飾曰珌○陳曰上下自全刀言之鞞在鞞上鞞在鞞下珌在鞞末凡刀劍以手所

執爲上有珌言鞞天子玉鞞而珌音珌說文鞞下云

鞞而又加珌也天子玉鞞而珌音珌說文鞞下云

侯以金珌下云天子以玉○馬曰珌蓋珌之假借爾雅釋文慄本作佻岳兆古同音通用瑤與玉異名而

同物公劉詩維玉及瑤韞琫容刀○昶按說文於琕下既云天子以玉則琕盍甲也之下不應引禮佩刀天子玉琫而琕琕自相歧異當是淺人不知詩傳諸之琕卽瑤故妄移說文瑤下之文於琕以就之

侯盪徒黨

琫而鏐

音

說文

鏐金之美者

與玉同色

○

孔曰釋器黃金謂之盪其美者謂之鏐

大夫鏐

音鏐

而鏐

義釋器白金謂之鏐其美者謂之鏐

○馬曰正

義云定本集注大夫鏐

琕琕非也是正義作

鏐

○

鏐琕而

士琕

力計

琫而

琕

說文

琕盍屬禮佩

琕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同君子萬年保

其家邦

昶按既同言上下同其福祿此河山帶礪之銘也謂宜萬年保其家邦乃宣王中興一傳而家室之禍如此居亂而追述隆盛時事流連慨慕有餘痛焉不必於詩中別求刺意



瞻彼洛矣三章章六句

裳裳者華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

詔勅檢

竝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孔叢子於裳裳者華

見古之賢者世保其祿也○胡曰詩祇言賢者德行才藝似其先人以見不可棄絕小人以下乃推言所

以援古刺今之由

裳裳者華其葉湑

思敘反

兮我觀之子我心寫音湑兮我心

寫兮是以有譽處兮

興也

陳曰以華葉之盛喻賢者功臣世澤之茂盛

裳裳猶堂堂也

陳曰說文闡闡

盛貌與

湑盛貌

陳曰華葉皆有盛義湑猶湑湑也之

世祿此其義矣蓼蕭我心寫兮傳輸寫其心也○和按魯語注處名也譽處猶譽名也

裳裳者華芸其黃矣我觀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音矣

芸黃盛也

鄭曰華芸然而黃○胡曰老子夫物芸芸注芸芸華葉盛貌是芸爲草木盛之通稱

詩連黃言之故傳以爲黃盛○蘇曰君子之有文粲然如華之盛

裳裳者華或黃或白我觀之子粲其四駱音粲其四駱

六轡沃若

言世祿也

陳曰或有也華之黃白俱盛四牡傳白馬黑鬣曰駱四駱六轡是世祿之所粲故傳

卽依序言古之仕者世祿作釋也○謝枋得曰愛其人見其車馬之盛亦喜之

左之左之君子宜魚何之右音之右之君子有音之維

其有之是以似之

左陽道朝祀之事

孔曰左陽道謂嘉慶之事

右陰道喪戎之事

孔

右陰道謂憂凶之事天下之事大總不過吉凶故舉左右以目之○陳曰成十三年傳國之大事在祀與

戎荀子吉事尚尊喪事尚親逸周書吉禮左旋順天以立本武禮右旋順地以利兵老子吉事尚左凶事

尚右竝與傳訓略同說苑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傳曰君子者無所不宜也是故

鞞冕厲戒立於廟堂之上有司執事無不敬者斬衰裳苴經帶立於喪次賓客弔唁無不哀者被甲纓冑

立於桴鼓之間士卒莫不勇者故仁足以懷百姓勇足以安危國信足以結諸侯強足以拒患難威足以

率三軍故曰爲左亦宜爲右亦宜爲君子無不宜者此之謂也劉子政所引傳或出魯詩傳其釋君子朝

祀喪戎無不得宜與毛詩義正合蓋有者有此宜也故下文但接有之句而言○荀子引此詩而釋之曰

此言君子能以似嗣也陳曰傳讀似爲嗣者言古君義屈信應變也似嗣也子有是美德是以嗣爲世官

也襄三年傳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祁奚卽舉子午羊舌職死又舉職之子赤於是晉侯使祁午爲中軍

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能舉善唯善故能舉其類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案此上文言問嗣其下卽引此詩則詩之似正訓作嗣以美祁奚能舉善嗣其官職卽是不廢世祿之類毛正本左傳以立訓也

### 裳裳者華四章章六句

桑扈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

李樗曰此詩徒見稱美古

人之德何以知其爲刺故李祭酒云楚茨大田之什並陳成王德之善行露汝墳之篇皆述紂時德之惡汝墳爲王者之風楚茨爲刺過之雅大師曉其作意知其本情故也又曰觀幽王之詩如賓之初筵見其君臣宴飲之閒傲慢失禮無所不至此桑扈所以刺之也若先王之時湛露燕同姓皆恭儉無有失禮則燕羣臣可知故以湛露觀之則知桑扈之思古以賓之初筵觀之則知桑扈之傷今

交交桑扈有鶯

於耕反

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

興也

小宛交交桑扈傳交小貌桑扈竊脂也

鶯然有文章

陳曰總釋兩鶯字以明取

興之義言桑扈之羽翼首領皆有文采可觀以喻臣  
下舉動有禮文合下章而釋之也鶯是形容羽領之  
美胥皆也○釋詁文○孫毓曰與天下皆樂樂之大者  
稱胥皆也○昶按樂胥卽胥樂之倒文猶言樂與人  
同也○新書禮篇詩曰君子樂胥受天之祜胥相也  
祜大福也夫憂民之憂者民必憂其憂樂民之樂者  
民亦樂其樂與士民  
若此者受天之福矣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

音頸

君子樂胥萬邦之屏

玉篇引詩  
傳領頸也

屏蔽也陳曰屏蔽雙聲玉藻諸侯之於天子其在邊邑曰某屏之臣屏亦蔽也

之屏之翰

讀

百辟惟憲不戢

莊立反

不難

乃多反

受福不那

翰

釋詁文

○陳曰之猶是也言也屏是翰也成十  
三年傳孟獻子曰禮身之翰也襄三十年傳鄭

子皮曰禮國之  
翰也是其義

憲法也

釋詁文○陳曰辟君也百辟  
謂外諸侯○昶按申言何以

能屏翰以其動而有禮故可爲法於  
民矣所謂其儀不忒正是四國也  
戢聚也釋詁文

精神斂聚不戢戢也朱曰不戢蓋曰豈不斂乎不難  
所以爲敬古語聲急而然也後放此

難也馬曰難讀爲難說文難敬也  
○那多也釋詁不

多多也王安石曰動不以禮非所以受

兜徐履反觥古橫反其觥音蚪旨酒思柔彼交匪敖五報反萬福

來求

朱曰觥頌作掾穀梁傳作斛與此字同○陳曰釋文  
觥或作斛說文斛角兒引詩有斛其角作掾者借字  
○馬曰說文掾嘉善肉也字通作柔詩無不柔嘉柔  
亦嘉也又通擾書擾而殺史記作擾即擾之本字說  
文擾牛柔謹也廣雅擾柔也善也是亦柔善同義之  
證思爲語詞旨酒思柔猶云飲酒孔嘉○臧琳曰論  
語惡傲鄭本作絞傲絞古通毛作交蓋絞之省假漢  
志引左傳匪傲匪敖應劭注言在位不傲訐不倨傲

也與趙孟引詩作匪不作彼正同○胡曰匪彼二字古通用此詩義當作匪絲衣兕觥其觶四句與此詩文義相同匪交匪敖當與彼不吳不敖一例耳○王引之曰求讀爲述聚也謂福祿來聚○成十四年傳衛侯饗苦成叔甯惠子相苦成叔傲甯子曰苦成家其亾乎古之爲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觶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襄二十七年傳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陳曰不交敖爲求福之道左兩釋詩同意與毛詩序合傳

桑扈四章章四句

顧鎮曰此篇之序不言思古其詩皆陳古王者之事大抵序詩

者主於發明詩人之意有序所言而詩無之者詩意未盡故也有詩所言而序無之者詩意自顯故也學者要以是觀之

鴛於袁

鴛於岡

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

自奉養有節焉

鄭曰交於萬物有道謂順其性取之以時不暴夭也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

魚何反之

興也鴛鴦匹鳥

鄭曰匹鳥言其止則相耦飛則爲雙性馴耦也

大平之時交

於萬物有道取之以時

胡曰用序語爲傳若謂序多毛公所爲則傳中所已言不

應又襲之

於其飛乃畢掩而羅之

鄭曰此交萬物之實也而言興者廣

其義也 纒祭魚而後漁 豺祭獸而後田 此亦皆其將縱散時也 ○孔曰鴛鴦卽是萬物之一而傳以爲興

者欲廣其義故也 經已言鳥又舉魚獸可以兼諸水陸矣 此豺纒祭時魚獸成就皆是魚獸放縱分散之

時故於是可取之釋器鳥罟謂之羅月令羅網畢翳注罔小而柄長謂之畢畢以掩兔亦可取鳥 ○馬曰

說文宿止也 弋不射宿謂不射止鳥說文惟繳射飛鳥也是其證傳以掩鳥於其飛不於其止見明王交

於萬物之有道 ○鄭曰君子謂明王也交於萬物其德如是則宜壽考受福祿也



鴛鴦在梁戢

側立反

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

言休息也

鄭曰梁石絕水之梁戢斂也鴛鴦休息於梁斂其左翼以右翼掩之自若無恐懼○

蘇曰惟俟其飛而後取故其在梁者戢翼而安○范處義曰所謂弋不射宿以言其仁○陳曰右掩左雄左掩右雌釋鳥文也鴛鴦匹鳥雌雄相休息戢左翼者言雄以咳雌也○昶按鳥若振羽而飛則翼之左右掩者不可別今日戢左翼是善狀物情以見其不飛云爾

乘

繩證反

馬在廐

音救推音崔

之秣之君子萬年福祿艾之

摧莖

采租反

也

鄭曰摧今莖字也○韓詩莖委也委即萎字毛韓字異義同

陳曰說文莖斬芻

○胡曰摧莖古今字毛詩古文作摧韓詩今文作莖

毛以今字釋古字所以明假借也鄭恐人誤爲訓詁

故申

秣粟也

諸文作餼云食馬穀也○胡曰秣本以粟食馬之名因而食馬之粟即謂之秣

古訓多此例韋注吳語秣粟也正用毛傳○鄭曰古者明王所乘之馬繫於廐無事則委之以莖有事乃

與之穀言愛國用也。以興於其身亦猶然。○陳曰：大宰以九式均節財用。七曰芻秣之式。鄭注：芻秣養牛馬禾穀也。周公制禮以養馬芻秣之事。定爲國家均節財用之式。與詩義正同。艾養也。有臺同。○鄭曰：明王愛國用自奉養之節如此，故宜久爲福祿所養也。

乘馬在廢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

陳曰：綏安也。上言艾此言綏。艾綏猶南山有臺之艾保也。○孔曰：交於萬物有道，卽上二章是也。自奉養有節，下二章是也。

鴛鴦四章章四句

頰

巳弭反

弁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燕樂同姓。

親睦九族，孤危將亾，故作是詩也。

嚴曰：幽王之時亂亾已迫而不自知。

族人與國同休戚，深竊憂之，而王疏遠宗族，無由進其忠告，遂作此詩。因王不宴樂同姓，藉以爲辭而告。

以禍敗之戒非欲王宴樂之也是時驪山之禍將作  
幽王方且飲酒無度詩人豈復勸之哉國風小雅多  
寓意於言外或意雖形於言而優柔紆餘讀者  
不覺也讀詩與他書別唯涵泳浸漬乃得之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音賀豈伊異人

兄弟匪他同他薦可了與女蘿力多施以鼓于松柏未見

君子憂心弈弈既見君子庶幾說懌

興也

曾釗曰首章實維伊何二章實維何期與三章實維在首相應言皮弁何為尊實維託於首諸

公何為尊亦以託於王耳此興之義也頍弁貌陳曰釋文頍箸弁貌王肅云戴頍然之弁箸弁

即戴弁說文頍舉頭弁皮弁也孔曰弁者冠之大名

貌舉頭與戴弁義同弁則服以從禽唯皮弁上下通服

之○鄭曰言王當所與宴者豈有異人疏遠者乎皆兄弟與王無薦寄生也馬曰說文薦寄生艸也或作他言至親薦寄生也鳩蓋寄生雖生於木其質則

草故廣雅釋草旣云寄屑寄生也釋木又云宛童寄生槁也

女蘿菟絲松蘿也

釋草

唐蒙女蘿女蘿菟絲○陳曰桑中傳唐蒙菜名不謂女蘿此傳本爾雅文疑毛所見爾雅與今本或異○

胡曰呂覽云人或謂菟絲無根菟絲非無根也其根不屬也伏苓是淮南云千年之松下有伏苓上有菟

絲然則菟絲爲伏苓之蔓施於松上故又謂之松蘿喻諸公非自有尊託王之

尊鄭曰託王之尊者王明則榮王衰則微刺王不親九族孤特自恃不知己之將危也奕奕

然無所薄也釋訓憂也○孔曰奕奕憂之狀憂則心遊不定故爲無所薄○鄭曰君子庶幽

王諸公未得見幽王之時懼其將危以己無所依怙故憂而心奕奕然言我若已得見幽王諫正之則庶

幾其變政意解懌也

有頍者弁實維何期音其爾酒旣旨爾殽旣時豈伊異人

兄弟具來音釐薦與女蘿施於松上未見君子憂心怲怲

比郎 既見君子庶幾有臧

釋文期本亦作其○鄭曰時善也廣雅 怲怲憂盛滿

何期猶伊何也期詞也也說文引詩云憂臧善釋詁

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臯豈伊異人兄

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蘇薦死喪無日無幾相見

樂酒今夕君子維宴

鄭曰臯盛也謂吾舅者吾謂之甥○陳曰兄弟謂諸

公也宴同姓而必及甥舅者禮記王若與族宴則異

姓爲霰暴雪也鄭曰將大雨雪始必微溫雪自上下

賓雪矣歐陽曰詩之意見其九族離心知必亡國如

有霰下知必有雪○胡曰廣雅暴猝也猝起者謂之

暴引伸之凡初起者亦謂之暴暴雪謂將有大雪其

初猝然而下者必霰也○馬曰釋文霰消雪也爾雅

說文皆云雨霓爲霄雪霓霰霰同字霄之言消霰之言散皆取易於消散之義說文又曰稷雪埤雅曰米雪釋名曰霰星也冰雪相搏如星而散則皆言其形也嚴曰上二章其辭猶緩未章言國無日族人縱得見王其能幾乎當急與族人飲酒相樂於今夕蓋王今維宜宴而已天下之事無可爲惟須飲耳其辭甚迫豈真望王宴樂之哉見謂見王也君子指王

頌弁三章章十二句

車牽

胡瞻反

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妬無道竝進讒巧

敗國德澤不加於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也

閒關車之華兮思變

力克反

季女逝兮匪飢匪渴德音來

括

古關反

雖無好友

音以

式燕且喜

興也

昶按見車牽之閒關思得賢女  
乘之而來非賦實事故以爲興閒關設華貌阮

曰說文牽車軸耑鍵也段注許意謂牽轄同也牽必  
行而後設閒關二字疊韻荀彧傳論荀君乃越河冀

閒關以從曹氏注閒關猶展轉也蓋車之  
設牽則婉轉如意動而不息故以爲展轉變美貌曰

思語詞與思齊大任思媚周  
姜句例相同美有美德者也季女謂有齊季女也采

文○陳曰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禮之於宗室此季女  
亦是將嫁之女逝謂往嫁之也○昶按傳引采蘋詩

以釋思變二字有齊括會也君子于役同○陳曰會

莊之容故曰美貌會猶作合也言季女有此德音是宜與我王作合也

○朱曰匪飢也匪渴也望其德音來括而心如飢渴

耳雖無他人亦當宴飲以相樂也○昶按序言褻姒  
嫉妬無道並進讒巧敗國是當時無道讒巧之人充

列內外古詩人思得淑女配君子以正宮闈之治凡  
宴必有賓友曰雖無好友乃虛擬謙辭文法當爾然  
亦所以規諷之也白虎通嫁娶篇閨闈之內社  
席之上朋友之道也得賢女則能如賓如友矣

依彼平林有集維鷓音驕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譽

好爾無射

音序

依茂木貌

陳曰依猶依依也采薇韓詩傳依依盛貌茂與盛義相近

平林林木之

在平地者也

說文平土有叢木曰林从二木

鷓雉也

釋鳥文○說文鷓長尾雉走鳴

○昶按平林茂木鷓且集焉以興宮闈內不可無碩女也

辰時也

東方未明同○陳曰時讀如男

女得以及時之時○黃佐曰來教即贊內治意○列女傳夫人遽從東廂謂敞曰此國之大事君侯不疾應先事誅矣君子謂敞夫人可謂知事之機者矣詩云辰彼碩女令德來教此之謂也○鄭曰射厭也○昶按爾者爾王與賢女也有此令德則民愛好之永不忘矣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

式歌且舞



孔曰人之飲食必樂其旨嘉今喜而用之故不待旨  
嘉○昶按女女萬民也序刺幽王嬖褒姒德澤不加  
於民故周人思得賢女配王以令德來教此章言賢  
女果得配王雖不加德澤於民民猶歌且舞之甚言  
其欲得之切也○昭二十六年傳晏子曰陳氏雖無  
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  
施之民也厚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  
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

陟彼高岡析

星歷反

其柞

子洛反

薪析其柞薪其葉湑兮鮮

我覲爾我心寫

想羽反兮

讀詩記引陳氏曰析薪者以喻昏姻善乎我得見爾  
賢女則心輸寫而無所憂矣○陳曰裳裳者華傳湑  
盛貌漢廣綢繆南山皆以刈薪束薪析薪  
喻嫁娶柞木名可爲薪秦人謂柞爲櫟

高山仰

仰聲

止景行行止四牡騤騤六轡如琴覲爾新昏

以慰我心

景大也

小明同○朱曰景行大道也○歐陽曰六轡如琴者調和車馬往迎之如首章車聲也○

昶按表記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韓詩外傳子曰夫高比所以廣德也下比所以狹行也比於善者自進之階比於惡者自退之原也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豈自比君子哉志慕之而已表記所謂好仁外傳所謂志慕之皆與毛序合高比廣德謂仰止高山下比狹行謂不行大道亦與毛訓景爲大合又列女傳賢人之所以成者其道博矣非特師傅朋友相與切磋也妃匹亦居多焉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言當常嚮爲其善也劉子政習魯詩其說此詩與毛序無異慰安也說文同○鄭曰我得見女新昏如是則以慰除我心之憂也新昏謂季女○孔曰憂除則心安非是異於傳也○方苞曰衆人皆以閨房爲宴私狎暱之所不知女子之德必如高山之可仰景行之可行然後可以寄內治成夫德男子如此則僻而傷恩暱而廢禮者亦鮮矣

車聲五章章六句

昭二十五年傳昭子賦車轄注詩小雅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

子昭子將為季孫  
迎宋公女故賦之

青蠅

餘仍反

大夫刺幽王也

營營青蠅

止于樊

音煩

豈弟君子無信讒言

興也

鄭曰興者蠅之為蟲汙白使黑汙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

營營往來貌曰

說文

言部引作營云小聲也或出三家若爻部龜部所引則又從毛蠅飛則有聲但言往來而其聲自見

足知毛義

之簡而精樊藩也

釋言文○說文引此作棘訓同○胡曰藩籬閒穢惡所聚青蠅之所

長集必有以引之而後營營者至於迫近興讒人卑近之流所處汙下必有隙可乘而後能用其交構故

首戒以無信讒言也

陳鵬飛曰讒言多由持心傾險而後入故願君子持心樂易也○襄十四年傳范

宣子將執戎子駒支駒支辭訪賦青蠅而退宣子辭焉使即事于會成豈弟也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古逼反

鄭曰極猶已也○嚴曰讒言無有窮極  
豈特近者不安雖四國之遠亦以交亂

營營青蠅止于榛

反

讒人罔極構我二人

榛所以爲藩也

孔曰藩以細木爲之曰榛所以爲藩  
明棘亦然互相足也○鄭曰構合也

合猶交亂也○彭焱曰讒人指號石父四國指申繒  
諸國二人卽指王與后也○魏源曰易林青蠅集藩

君子信讒害賢傷忠患生婦人又云青蠅汚白恭子  
離居夫幽王聽讒莫大於廢后放子而此曰患生婦

人則明指褒姒矣恭子離居用  
申生恭世子事明指宜臼矣

青蠅三章章四句

袁孝政注劉子曰魏武公信讒  
詩此詩與賓之初筵相屬當爲

衛武公  
之誤

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媒

息列

近小人

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

莫術

淫液音武

公既入而作是詩也

鄭曰入者入爲王卿士○韓詩序衛武公飲酒悔過也○朱鶴

齡曰若祇是悔過當與衛風淇澳爲類矣序云刺時也武公不敢斥言王惡借悔過以刺之○姜炳璋曰

以刺時之意爲自悔之辭猶微子言紂惡而云我沈湎于酒也○昶按武公入相在平王之世其時淫湎

成風故武公作詩以刺時序特推原其風自幽王始非謂武公作詩追刺幽王也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穀核維旅音魯酒既和旨

飲酒孔偕音几鍾鼓既設舉醕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張

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都洛反以祈爾爵

秩秩然肅敬也

韓詩言賓客初就筵之時賓主秩秩然俱謹敬也○陳曰燕禮主席在東

賓筵在西北右猶東西也楚列貌士冠禮籩豆有楚穀豆實也陳

生民傳豆薦菹醢也菹醢置於豆中故豆實謂之肴核加籩也陳曰加籩者廣庶品也於豆言

實於籩言加互詞旅陳也釋詁文○陳曰豐年逸逸往來次

序也禮記燕義獻君君舉旅行酬而後獻卿舉旅

士後行射大射則卿舉旅後即行射逸禮於獻

楚茨傳東西為交邪行為錯所謂往來次序也大侯君侯也鄭曰周禮梓人

天子諸侯之射皆張三侯故君侯謂抗舉也陳曰梓

之辭故抗而射女鄭注有燕射之禮胡曰射義古者

先行燕禮故大射儀未射以前節次皆與燕禮略同

而射禮無不燕者此謂大侯者凡人君以禮燕皆設

大射有賓射有燕射將祭而射謂之大射下章言烝

酒悔過此章言賓射燕射飲酒之正禮重在燕不重

射也下章言祭祀大射飲酒之正禮亦重燕不重祭與射也○鄭曰射夫衆射者也獻猶奏也既比衆耦乃誘射射者乃登射各的質也鄭曰發發矢也射者奏其發矢中的之功的質也鄭曰發發矢也射者與其耦拾發○孔曰鄭衆馬融皆云十尺爲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尺曰質則以爲侯皆一文鵠及正質於一侯之中爲此等級王肅又引爾雅射張皮謂之侯侯中者謂之鵠鵠中者謂之正正方二尺也正中謂之鵠方六寸也鵠即質也此肅意唯改質爲六寸餘同鄭馬也祈求也射義孔子曰射者何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者辭養也○朱曰此章言因射而飲者初筵禮儀之盛

籥舞笙鼓樂既和奏烝行

苦日反

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

至音質有壬有林錫爾純嘏

古聲

子孫其湛

甚聲

其湛曰樂各

奏爾能而賓載手仇音求室人入又音怡酌彼康爵以奏爾

時

秉籥而舞

孔曰籥今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是執籥以舞也

與笙鼓相應

孔

與吹笙擊鼓音節相應○鄭曰殷人先求諸陽故祭祀先奏樂滌蕩其聲也○烝進衍樂烈美洽合也○奏樂

和必進樂其先祖○王安石曰先王用酒常以祭祀有大禮斯有大樂以和之籥舞笙鼓有備樂也○百禮

既洽有備禮也○昶按鄭補毛義毛不云祭者以烝衍烈祖之文易瞭也○諸家述毛以此章為燕射首二

句為射時之樂皆強生分別百禮既至讀如樂記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之至彼注云至猶達也行也

壬大林君也

皆釋詁文○王引之曰君當讀羣爾雅林蒸訓為君又訓為衆其義一也○馬

曰壬林承上百福言有壬狀其體之大也有林狀其禮之多也○嘏大也○陳

純亦大也○昶按方言湛安也○子孫其湛子孫其安也○家元伯先生曰鄉射禮有司請射賓對曰某不能



爲二三子許諾是古以善射者爲手取也胡曰手本能則知詩言各奏爾能謂射也所以取物

因而凡取卽謂之手古人言手弓手劍卽取弓取劍也呂記引王氏曰賓黨射則手敵主黨射則又手敵

邱氏曰手敵孔曰言室人以對賓故云室人主人主人請

射於賓賓許諾自取其匹而射陳曰此釋賓載手仇

請射遂比三耦命上射曰某御於子命下射曰子與

某子射卒遂命三耦取弓矢于次鄭注次若今時更衣處張幃席爲之司射命於君故直主人亦入于次

謂主人請射而賓自此以比耦也

又射以耦賓也陳曰釋經室人入又句○胡曰大射儀燕畢徹俎說屢安坐之後若命曰

復射司射命射唯欲注云欲者則射不欲者則止可

否之事從人心也蓋前此三射皆司射請射有司比耦此云命射唯欲則可自取其耦不必與正射同又天子諸侯燕禮射禮以膳夫宰夫爲主人前此正射君與賓爲耦此時宰膳之屬可請酒所以安體也胡曰射於賓亦入於次又射以耦賓也

傳訓康爲安則知毛以此射指時中者也胡曰大射升坐安燕後之復射而言矣

儀坐燕復

射之後亦如燕禮有無算爵酌以之公命所賜則非如前此射爵雖中者亦當與於飲矣○朱曰此言因祭而飲者始時禮樂之盛如此也○歐陽曰前二章略陳飲酒必賓主秩秩然肅恭至於籩豆穀蕪皆有次序而酒旨樂和又不徒燕飲而已也或行射禮以揖讓周旋因其勝否以相爵或因祭其先祖神享而降福子孫受賜乃相湛樂蓋明非以淫泆爲樂也

賓之初筵温温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

儀幡幡

孚哀反

舍

捨音

其坐遷屢舞僊僊

仙音

其未醉止威儀

抑抑曰既醉止威儀忸忸

毗必反

是曰既醉不知其秩

李樛曰首章言賓之初筵者古之飲酒其禮如此而飲後亦如此也三章重言賓之初筵者幽王之飲酒其禮如此而飲後不如此也反反言重慎也韓詩作販幡幡失威

儀也

陳曰文王傳濟濟威儀也多威儀曰濟濟失威儀則曰幡幡

遷徙

釋詁文○孔曰舍其

本坐遷

屢數也

釋言

僊僊然

陳曰僊僊上當更有數舞二字莊子僊僊乎歸

矣說苑

孔子曰辯哉士乎僊僊者乎亦謂僊僊爲數疾也

抑抑慎密也

抑傳密也必必

媠媠也

說文引作媠

陳曰玉篇秩常也

釋詁文○孔曰不自

知其常禮○鄭曰此言賓初卽筵之時能自勅戒以禮至於旅酬而小人之態出○朱曰此言凡飲酒者

常始乎治而卒乎亂也

賓既醉止載號

胡毛反

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傲傲

既醉不知其郵

怡音反

側弁之俄

五河反

屢舞傴傴

素多反

既醉

而出竝受其福

力墨反

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

其令儀

俄音

號呶號呼謹呶也

說文引詩云呶謹聲○韓詩云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不知其爲惡也

傲傲舞不能自正也

說文引詩云傲醉舞兒又引詩側作仄○鄭曰郵過側傾也俄

傾傴傴舞不止也

說文引詩云傴醉舞兒又引作婁婁○晏子側弁之俄言失德也婁

舞傴傴言失容也既醉而出竝受其福賓主之禮也醉而不出是謂伐德賓之罪也○陳曰說文伐敗也

伐德敗德也大明傳嘉美也令儀善威儀也○孔曰前章言燕初及旅酬之事此述無算爵之後醉而復

益醉也○蘇曰此章申言其亂而終誨之也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

方止反

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

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無俾大

泰音

怠匪言勿言匪由勿

語由醉之言俾出童殺

古音

三爵不識

志音

矧敢多又

辨音

立酒之監佐酒之史

陳曰承上章末六句之意而言立監佐史所以觀察其醉否凡

飲酒禮皆然也鄭注鄉射云爵備樂畢將留賓以事  
爲有解倦失禮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引詩既立  
之監或佐之史○戰國策淳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  
執法在旁御史在後○未曰彼醉者所爲不善而不  
自知使不醉者反爲之羞愧也○馬曰式微箋式發  
聲釋詁謂勤也勿從謂者勿從而勤勤之使更飲也  
○昶按酒後多失言故監史戒以不當言者勿言不  
根者勿語由醉之言卽所謂匪由之語也醉者不本  
事實而妄言俾出童殺牝牡  
不知豈非三爵不識者乎 殺羊不童也 陳曰抑傳  
角者也此云殺羊不童則殺羊爲有角矣爾雅夏羊  
牡羴牝殺程瑤田謂牝牡二字互譌說文夏羊牡曰  
殺○馬曰禮飲獻酢酬之外又有旅酬不止三爵惟  
小燕以三爵爲度玉藻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  
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孔疏  
言侍君小燕之禮引宣二年傳臣侍君燕過三爵非  
禮也卽此詩所謂三爵也矧敢多又周官膳夫以樂  
侑食鄭注侑猶勸也又卽侑之假借謂勸酒也○昶  
按三爵後已昏然無所識而求無角之殺  
况敢加勸之乎與上式勿從謂句相應

通觀猗與之頌而驗有殷方興觀魚藻之刺而知宗周將隕此皆正用毛序之義

采菽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

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鄭曰幽王徵會諸侯

爲合義兵征討有罪旣往而無之是於義事不信也君子見其如此知其後必見攻伐將無救也○孔曰周本紀褒姒不好笑幽王爲烽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欲悅之數舉烽火其後不信益不至幽王之廢申侯去太子申侯怒乃與緡西夷犬戎共攻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是義事不信見伐無救之事

采菽采菽筐之筥音舉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

路車乘馬媯音媯又何與之玄衮古本反及黼

興也黃震曰采菽則以筐筥承之君子來朝則將何以與之蓋物必各有以處之故因以起興云爾

菽所以芼太牢而待君子也

鄭曰菽大豆也采其葉以爲藿王饗賓客有牛

俎乃用剛羹○戴震曰芼菜之烹於肉滷者也○和按芼微物可以重用以興車馬袞黼可以錫予君子

傳芼大牢而待君子是說菽所以盛筐筥之故非謂以此菽待來朝之君子也羊則苦豕則

薇公食禮○陳曰藿爲牛劘之芼傳云芼大牢者兼牛

羊豕就牢禮而言以補明經義舉菽以咳苦薇也君子謂諸侯也

故知此君子爲諸侯○孔曰覲禮注賜車者同姓以金路異姓以象路玄袞卷龍也

或作袞以龍首卷龍也○孔曰玉藻龍卷以祭注卷字

傳曰天子袞有升龍有降龍上公袞無升龍說文袞

卷龍繡於下幅一龍蟠阿上鄉繡於下幅謂降龍蟠

阿上鄉謂升龍又黼字下云袞衣山龍華蟲許君明言龍在衣矣白與黑謂之黼冬

續人文○黃曰爾雅斧謂之黼據形質言攷工記白與黑謂之黼據繡次言刃白而塗黑黼作兩斧相背

形無柄與敵  
之刺亞相對

麇音必沸檻銜覽

泉言采其芹反斤君子來朝言觀其旗

鄰音其旗淠淠反

鸞聲嘒嘒反乎惠載驂載駟君子所屆

麇沸泉出貌

陳曰麇沸疊韻玉篇澤泉水出也檻泉正貌澤麇通十月之交傳沸出也

出也

釋水濫泉正出正出涌出也李巡曰水泉從下上出曰涌泉○說文引詩作濫云汜也○陳曰

繫傳作澤沸濫泉檻假借字○何楷曰濫泉之旁有芹可采興君子來朝有儀從可觀淠淠動

也陳曰泮水作棧棧出車傳旆旆旒旒垂貌動者旒垂之意也淠淠旆旆竝聲通○馬曰周官上公

建旂九旒侯伯七旒子男五旒故觀其所建旂旂則諸侯之尊卑等級判焉嘒嘒中節也

陳曰庭燎鑿聲嘒嘒傳徐行有節也泮水鑿聲嘒嘒傳言其聲也亦言其聲中節也○季本曰自其服外

兩驂而言曰驂竝兩服而言曰駟○馬曰晏子引詩作君子所誠是知屈爲誠之假借謂此驂駟皆君子



之所夙戒以見其車之有度也○晏子春秋不修先君之功烈而惟飾駕馭之伎則公不顧民而忘國甚矣且詩曰載駟載駟君子所誠夫駕八固非制也今又重此其爲非制也不滋甚乎

赤芾

音弗

在股邪幅在下

音戶

彼交匪紆

音舒

天子所予樂只

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

諸侯赤芾邪幅

陳曰與車攻諸侯赤芾金寫又候幅人大夫以上赤芾乘軒句法一例

偏也

陳曰幅上奪一邪字正義云邪纏於足謂之邪幅故傳辨之云邪幅正是偏也是正義本有邪

字可證內則偏屨著綦詩謂之邪幅禮記則謂之偏故傳以偏釋邪幅也所以自偏束也

鄭曰芾太古蔽膝之象也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鞞以韋爲之脛本日股邪幅如今行膝也偏束其脛

自足至膝故曰在下自偏束如此則非有解怠紆緩之心天子以是故賜與之紆緩也文○

荀子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不觀氣色而言謂之瞽故君子不傲不隱不瞽謹

慎其身詩曰匪交匪舒天子所予此之謂也○臧玉琳曰交爲絞之省假未可與言而言近於絞矣故謂之傲可與言而不言近於紆矣故謂之隱○胡曰古人於通借字隨意用之雖疊句連字亦或互用桑扈之匪交匪傲左傳一引作匪交一引作彼交當時明於其義字雖作彼義仍作匪不相妨耳 申重也假樂同○朱善曰天子之所予卽福祿之所申也

維柞子洛反

之枝其葉蓬蓬步公反

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

博工反

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婢延反

左右亦是率從

蓬蓬盛貌

昶按蓬從蓬聲蓬大也故爲盛貌以殿鎮柞之枝葉盛大興諸侯之左右率從

也

孔曰軍行在後曰殿取其鎮重之義○襄十一年傳引詩作樂旨杜注殿鎮也謂諸侯有樂笑之德

可以鎮撫

平平辯治也孔曰堯典平章百姓書傳作辯章則平辯義通而古今之

異耳○陳曰韓詩作便便爾雅便便辯也書大傳子辯下土使民平平古平便聲通○荀子故明王誦德

而序位所以爲不亂也忠臣誠能然後敢受職所以爲不窮也分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下治辯之極也詩曰平平左右亦是率從是言上下之交不相亂也○鄭曰率循也諸侯之有賢才之德能辯治其連屬之國使得其所則連屬之國亦循順之○襄十一年傳引詩平平作便蕃率作帥而釋之曰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

汎汎

芳劍反

楊舟

弗音弗

力馳反

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

樂只君子福祿膍膍

頻尸反

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緋緋

音律

也

釋水文○說文緋亂系也繡素屬段注系爲臬之譌素爲索之譌

纏綏也

釋水

纏綏也

○韓詩纏笮也○馬曰說文笮笮也笮

竹索也緋以麻纏以竹皆所以維舟也維舟之索曰

綏猶之冠

纓之垂飾曰

綏旌旗之旄曰綏也

明王能維持諸侯

居於民上

者諸侯也明王以禮法約

葵揆也

釋言文○孔曰揆而制御之使不得違叛也度其功德之多少

而命賜之脩厚也釋詁文○戾至也采芑同○陳曰  
以禮樂韓詩作批至讀如君子至

止之至○昶按孔叢子於采菽見古之明王所以敬  
諸侯也蓋幽王慢侮諸侯詩人知其禍之將至故作  
此刺篇以致其諷諫陳古明王禮諸侯之獲福可以  
爲法不如此則禍至可以爲戒而辭不及者獎勵之  
意多則其言易入所謂主文而誦諫言之者無罪而  
聞之者足以戒詩主於文不似秦漢以後諫書之切  
直一主乎質也使幽王讀前三章而有所感悟則不  
至舉烽火以諸侯爲戲讀四章之左右率從則不至  
有申侯與繒西夷犬戎共攻之禍讀五章之優游戾  
止則不至有徵兵不至之事序曰君子見微而思古  
真可謂誦其詩讀其書而能論其世者此等詩關係  
周室興亡使國史采風而不序其意則前人忠諫之  
此序篇何殊後世導諛之  
作說之所以不可廢也

### 采菽五章章八句

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

故作是詩也

李樗曰自古不親九族未有不因好讓  
仗之故○范處義曰詩不顯言讓仗而

序發之使此序不作於  
當時則豈能知其故哉

駢駢息營

角弓翻反

匹然

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遠矣

興也

鄭曰興者喻王與九族不以駢駢調利也  
恩禮遇待之則使之多怨也駢駢調利也

說文引詩

作籜云用角低仰便也○李黼平曰弓人六材榦角  
筋膠絲漆也榦爲弓表角爲弓裏榦有柘憶桑橘木  
瓜荆竹無一定之名餘五材用角爲多故稱角弓

不善繼

息列反

繫

景音巧用則

翻然而反

孔曰用訖納於竹閉之中謂之繫繼卽緼  
滕也○陸曰繫弓匣也○朱曰弓之爲物

張之則內向而來弛之則外反而去○鄭曰骨肉之  
親無相疏遠相疏遠則以親親之望易以成怨○呂  
曰一章戒王無信  
讓仗而遠九族

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傲矣

鄭曰爾女幽王也言上之化下不可不慎○呂曰二章言非徒王族之乖離民皆將化之矣昭六年傳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

此令兄弟綽綽處若

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瘡

羊朱反

鄭曰令

善也 綽綽寬也

釋言寬綽也釋訓綽綽緩也

裕饒也

陳曰說文裕衣食饒

也引申之爲凡饒之稱

瘡病也

正月同○昶按交相瘡者兄弟不相容也

國語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宮闈之禍如此故曰爾之教矣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亾

劉向曰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人之無良相怨一方○王安石曰民喪其良心不參彼己之曲直則各相怨於一方○嚴引錢氏曰一方猶一隅也人各執其方隅之見不能量己恕人以爵祿不以相讓故怨禍及之昶按已以同字致相怨

爵不讓至于以此而亡身故曰怨禍及之當卽  
指伯服爭適之事曰民者不欲切指宮闈也 比周

而黨愈少鄙爭而名愈辱求安而身愈危 荀子云君

微而明辭讓而勝鄙夫反是比周而譽愈少鄙爭而

名愈辱煩勞以求安利其身愈危詩曰民之無良相

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凶○坊記子曰觴酒豆

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衽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犯

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下引此詩○韓詩

外傳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民皆居一方而怨其

上不以者未之有也又云有君不能事有臣欲其忠

有父不能事有子欲其孝有兄不能敬有弟欲其從

令詩曰受爵不讓至于已斯凶言能知於人而不能

自知也○昶按外傳前一條引此章上二句而曰其

上不以者未之有是兼下二句釋之後一條引下二

句而其釋亦兼上二句在內蓋欲臣之忠子之孝弟

之從令必責其不忠不孝不從令而相怨一方矣是

能知於人若己則受爵而不讓兄弟以至於凶爲弟

如此安能爲子爲臣是不能自知也韓

毛義正相同後之說韓詩者多失其悒

老馬反爲駒居侯反不顧其後如食音嗣宜鳥侯反餽鳥侯如酌孔

取此苟反

已老矣而孩童慢之

昶按學記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此言駒之始駕必使老馬

率前而繫駒在後以習之今老馬反爲駒在後而縱駒使前則必僨駕矣不顧其後不顧其後之僨駕猶言終踰絕險曾是不意也以喻人老當教諭孩童今不教而使孩童慢易之如食則恣飽如飲則多取縱其嗜欲是慢也天子之子不早教諭必僨國事此承上章太子及伯服之事刺王骨肉相怨由於失教也

餽飽也

陳曰餽餽通用常棣飲酒之餽韓詩作餽說文餽燕食也飽獸也餽飽連言則餽飽同訓

孔甚也

毋教猥

乃刀反

升木如塗塗附

符畫反

君子有微猷小人與

屬



猱援屬

孔曰說文母止之也猱則援之輩屬非援也陸璣云猱獼猴也長臂者爲援爾雅猱蝮

善援○說

文亦作蝮塗泥

陳曰出車傳塗凍釋也塗者以土之粉解帶水而言

附箸也

附之爲言附也附者合也傳訓箸箸亦合箸也泥謂之塗以泥箸之謂之塗附○姚炳曰援有升木之性

教之則益縱其升子弟有不讓之心教之則愈陵其上其勢如塗泥相附箸故下正言在上者有美道則

小人自以分相屬而不相陵矣

徵美也○釋詁善也○劉彝曰先王有

徵猷○昶按大學云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三章至五章刺王父子兄弟不足法此章以薄爲

教且使人益其惡也

兩反

于付

雪瀟瀟

符驕反

見覘乃見

曰消莫肯下遺式居婁

力住  
反驕

陸曰瀟瀟雪盛貌○陳曰韓詩外傳荀子劉向傳皆作庶庶

明日氣也

韓詩作曠

也○說文明日出也○昶按天地嚴凝之氣降爲霜  
雪然陽和下逮陰氣自消幽王不親九族上下之情  
乖隔不通正雨雪庶庶時也王若恩澤下遺亦可轉  
否爲泰無如其驕而莫肯下遺何○劉向曰君子道  
長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詩云  
雨雪庶庶見晁聿消○陳曰曰聿字通北門傳遺加  
也婁數也○小人不肯卑下加禮於人唯數數驕慢好  
自用也○荀子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長賤而不  
肯事貴不肖而不肯事賢是人之三不祥也人有三  
必窮爲上則不能愛下爲下則好非其上是人之一  
必窮也鄉則不若僭則謾之是人之二必窮也知行  
淺薄曲直有以懸矣然而仁人不能推知士不能明  
是人之三必窮也人有此三數行者以爲上則必危  
爲下則必滅詩曰雨雪庶庶宴然聿消莫肯下隨式  
居婁驕○胡曰荀子所言皆驕慢  
之行宴然當作宴曠隧通作隊

雨雪浮浮見晁曰流如鬢如髦

音毛我是用憂

浮浮猶濼濼也

陳曰江漢浮浮廣大也廣大亦衆盛意

流流而去也陳曰

雨雪因日

蠻南蠻也

孔曰爾雅八蠻

髦夷髦也

鄭曰

氣而流

夷別名武王伐紂其等有八國從焉

南楚雄府定遠縣唐爲繫州地

顧祖禹曰中國所

以異於夷狄者以其長少之序愛敬之情耳若陵忽

其尊長疾視其骨肉是與蠻髦何異天下其能久安

乎此見微者之所憂也蓋風俗之不厚其兆爲大亂

而風俗所以不厚則由在上者無以表正之而反有

以導成之

韓詩外傳其肢體之序與禽獸同節言

語之暴與蠻夷不殊出則爲宗族患入則爲鄉里憂

詩曰如蠻如髦我用是憂

角弓八章章四句

苑

音鬱

柳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

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

有苑者柳不尙息焉上帝甚蹈

音悼

無自暱焉俾予靖之

後子極焉

興也

鄭曰興者喻王有盛德則天下皆庶幾願往朝焉

苑茂木也

桑柔傳茂貌○王引

之曰不語詞

蹈動也

孔曰上帝虜王○郝敬曰蹈如發揚蹈厲之蹈○馬曰韓詩作

陶陶變也變與動同義淮南子云樂則動動則蹈蹈亦陶也

暱近也

釋詁文○孔曰上帝之王

甚變動而其心不恆若靖治

釋詁文○昶按極至也

釋詁文○昶按幽王數舉烽火徵諸侯至又無寇變動無恆所謂甚蹈也其後不信諸侯益不至此詩言

上帝甚蹈無自暱近是來朝諸侯爲不至者設想之辭下二句述其不至之事謂同爲王臣俾予靖治王

事彼乃後而不至前兩章一意末章卽來朝者亦自悔其至矣序所謂諸侯皆不欲朝也

有苑者柳不尙悞

欺例

焉上帝甚蹈無自察

側界

焉俾

予靖之後予邁焉

惕息也

陳曰上章息焉此章惕焉民勞三瘵病也 章小息四章小惕傳竝訓惕爲息

釋

文○鄭曰邁行也

○孔曰言王躁動無常行多逆理

無得自往近之則爲王所病○韓詩外傳以盲爲明

以聾爲聰以是爲非以吉爲凶嗚呼上天曷維其同詩曰上帝甚愠無自瘵焉

有鳥高飛亦傳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

以凶矜

鄭曰傳臻皆至也彼人虜幽王也鳥之高飛至于天耳幽王之心於何所至乎言其轉側無常人不知其

所曷害

孔曰傳雖曷爲害亦訓爲何故害弊害否皆爲何也

矜危也

廣雅同○

俾子靖之此自悔曰予曷能治之無補國事徒自處於凶危而已凶危卽序所云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

也當時諸侯皆不欲朝而此人不避凶危志靖王室

其責人曰後予至焉則彼之先至可知矣王雖無道

而朝貢不廢

故列之於雅

苑柳三章章六句

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傷今不復見古人也

鄭曰服謂冠弁衣裳也長民謂凡在民上倡率者也壹者專也同也○胡曰據箋正義此序當作刺服無

常也衍衣字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彼彼明王也

和按彼彼明王者謂彼明王之時也○鄭曰域郭之域曰都古明王時都人之有

士行者冬則衣狐裘黃黃然取溫裕而已其動作容貌既有常吐口言語又有法度○陳啓源曰三章皆士女對舉女稱君子女則大周忠信也襄十四年傳家女也則士皆指長民者言

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緇衣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范處義曰此章言都人之爲士者服先王之法服道先王之法言故萬民皆望其容服不生慢易而爲法也○方苞曰其容不改義貫通章蓋因晚近服食之淫靡而思先古之素樸也

彼都人士臺笠

立音

緇撮

七活反

彼君子女綢

直留反

直如髮

我不見兮我心不說

臺所以禦暑笠所以禦雨也

汪龍曰南山有臺疏及文選注引此傳云臺所

以御雨又無羊傳衰所以備雨笠所以禦暑則此傳暑雨字正是轉寫誤倒笠本以禦暑而亦可禦雨故良耜傳笠所以禦暑雨○陳曰南山有臺傳臺夫須臺皮可以爲衰因之禦雨之物卽謂之臺無羊篇牧人來思何衰何笠牧人何衰笠則臺笠不專屬庶人○陳漢章曰旣夕禮云橐車載蓑笠與道車載朝服

同薦正爲士禮之證緇撮緇布冠也裊按緇者緇布以緇布爲冠謂之緇撮莊子云向也

括而今也被髮括密直如髮也陳曰傳讀緇爲周說即撮也撮卽冠也

情性密緻操行正直如髮之本末無隆殺也○裊按此美其髮而因及其德是詩人之善於言也蓋君子

之女其儀容之著於外者慎密不邪曲可以望而知之矣

彼都人士充耳琇音秀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兮

我心苑於粉反結

琇美石也裊按淮南注實美也墨子經上實榮也尹正

也釋言文○鄭曰吉讀爲姑尹氏姑氏周室昏姻之舊姓也人見都人之家女咸謂之尹氏姑氏之女

言有禮法○裊按尹者正也姑者吉也此兩舊姓其字義故左傳云姑吉人也傳以經文姑作吉其義已

著故不釋而獨釋尹爲正以見稱其族氏謂之尹吉卽可以表德亦猶上章以髮之緇直象其行之密直



也箋申傳非易傳○陳曰苑依釋文正義皆作苑音鬱素冠我心蘊結兮苑結卽蘊結也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烈彼君子女卷

音權髮如蠶反勅邁我

不見兮言從之邁

厲帶之垂者

胡曰垂其帶而爲厲故帶亦通名厲廣雅厲帶也方言厲謂之帶是也玉藻注

紳帶之垂者也厲與紳同○鄭曰蠶螿蟲也尾末捷然似婦人髮未曲上卷然○陳曰言猶云也皆語詞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旗我不見兮云

何盱矣

昶按王引之說匪彼同字彼者彼厲與蠶也釋詁伊維也言彼維垂之其帶則有餘也彼維卷之其髮則

有旗 旗揚也

馬曰釋名旗譽也旗譽皆从與聲與从昇與會意說文昇共舉也譽稱也爾雅

稱舉也舉揚同義說文揚飛舉也人之稱舉曰譽物之揚舉曰旗其義一也○陳曰卷耳傳盱憂也言憂

傷之深也此卽序傷今不復見古人也○李光地曰此言俗之尚寬徐而貴嚴重也短其帶卑其髻則行止爲之便捷佻輕矣厲王之亂宣王繼之人尚武健舊時風俗衣冠爲之一變于時猶有及見前民典刑者追感而懷思之蓋居東都人之作故目周京爲彼都也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朱曰賦也○孔曰襄十四年傳引行歸于周二句服虔曰

逸詩也都人士首章有之禮記注亦言毛氏有之三家則無今韓詩實無此首章時三家列於學官毛氏不得立故服以爲逸

采綠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

李樗曰序云幽王之時多

怨曠者也則是刺幽王非刺怨曠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

弓六反

予髮曲局薄言歸沐

興也

陳曰卷耳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傳憂者之興也義與此同

自旦及食時爲終

朝燧螻同○淇兩手曰帚局卷也卷阿傳婦人

夫不在則不容飾伯兮同○蘇曰無容飾故曰子髮

○陳曰沐沐髮也薄言語詞

終朝采藍音廉不盈一襜尺占五日爲期六日不詹

說文藍染青草也○孔曰藍可以染青故淮南云青出於藍月令仲夏無刈藍衣蔽前謂之

襜釋器文○說文襜衣蔽前段注此謂衣非謂蔽衽也引申之凡衣或曰襜褕或曰襜褕皆取蔽衣

詹至也釋詁婦人五日一御內則文○裊按上章言

是言行役者之怨曠此章言婦人五日一御而六日不至是既歸而猶怨曠至者至婦所也當時寢女專

房天下化之夫婦道苦其怨曠之故或不得於夫或迫於飢寒皆無室家之樂序所謂幽王之時多怨曠

者也○後漢劉瑜上疏言女嬖充積因曰天地之性陰陽正紀隔絕其道則水旱爲并詩云五日爲期六

日不詹怨曠作歌仲尼所  
錄况從幼至長幽藏歿身

之子于狩

尺救反

言韞

勅亮反

其弓

音眩

之子于釣

言綸之繩

也

鄭曰之子謂其君子也于往也綸釣繳也○陸曰韞  
殺也○李輔平曰詩言緝綸也則綸與緝通說文緝  
釣魚繫也繩當從玉篇訓直言之子如釣我則為其  
釣綸之繩是直也○昶按言韞其弓與言綸之繩文  
不一律而義亦相反韞其弓猶藏其弓也弓不用乃  
殺之蓋狩遠而釣近狩無定所而釣有常處此婦人  
唯恐其夫之復出故不願其往狩而殺藏其弓願往  
觀其釣故為之理直其綸繫下章言釣不言狩即其  
義也

其釣維何維魴

音防

及魴

音敘

維魴

及魴

薄言觀者

音渚

韓詩觀作覩○昶按此言其釣何所得乎則維魴及  
魴何由知其魴及魴乎則以有同往而觀者蓋未歸  
而望其歸且設言歸後不令其遠出雖暫  
出亦必與之俱所以極寫怨曠之思也

采綠四章章四句

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

職焉

杜注左傳注國語黍苗道召伯述職勞來諸侯也

序之義互相發明幽王以廢后故與申侯構怨卒以此亾國詩人見微故陳宣王時召穆公虎能勞來諸侯定召伯之封傷今幽王既無德澤及民又無召伯之卿士禍將不免故陳古以諷之也

芄芄

蒲東反

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

力報反

之

興也

陳曰興者喻古賢伯承順王者之恩施膏潤天下亦如陰雨之膏黍苗

芄芄長大

貌說文引詩云艸盛也

襄十九年傳范宣子賦黍苗季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

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穆豈唯敝邑○晉語子餘使公子賦黍苗子餘曰重耳之仰君也若黍苗之仰陰雨也若君實庇陰膏澤之使能成嘉穀薦在宗廟君之力也○陳曰此兩引詩竝以古賢伯

起悠悠行貌陳曰悠悠讀爲攸說文攸行水也引申之

興悠悠然南行能建國親侯此則悠悠然南行能建國親侯此卽膏潤天下之意也勞勤也

我任

音壬我輦力展

我車我牛

疑古音

我行旣集蓋云歸哉

茲音

任者

鄭曰營謝轉鐓之役有負任者

輦者

鄭曰有輓輦者

說文扶

從扶在車

車者

鄭曰有將車者○孔

牛者

鄭曰有牽傍牛者○

孔曰秋官罪隸職云凡封國若家牛助爲牽傍鄭注以牛助轉徙也罪隸牽傍之在前曰牽在旁曰傍地

官牛人云凡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傍以載公任器鄭注牽傍在轅外輓牛也○陳曰集就猶

成也蓋讀爲盍爾雅盍蓋也蓋云卽盍云也晉語重耳若獲集德而歸載使主晉民成封國其何實不從

義歸爲歸謝明矣高高云申伯還南謝于城歸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

徒行者

鄭云步

御車者

陳曰徒行者謂小師者

周禮

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

旅者

四曰旅

掌官常以治

職二曰師

掌官成以治凡

數○王引之曰經傳

言師旅有二義一為士卒之名

五卒為旅

五旅為師

是也一為羣有司之名

襄十年傳官之師旅不勝其

富十四年傳今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

皆謂掌官成

官常者旅卑於師故八職師旅在正之下

成十八年

傳師不陵正旅不偪師襄二十五年傳百官之正長

師旅先正長而後師旅也○陳曰申伯入謝不必盛

言兵衆若二千五百人為師則傳不得稱之曰師者

矣上章言申伯遷謝任載之事此章是言入謝從行

衆之

衆之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

謝邑也

○小星傳肅肅疾貌○嵩高傳謝周之南國也

○鄭語桓公曰謝西之九州何如史伯曰唯

謝邾之閒是易取也注謝申伯之國也今在南陽謝西有九州二千五百家爲州邾南謝北號鄆在焉○鄭曰營治也征行也○陳曰宣王徙封申伯於謝邑而召伯往營成之功事也師衆也襄二十七年傳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言不敢受召伯之任也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土治曰平

王安石曰疆其土田故也

水治曰清

王曰理其溝洫故也○鄭曰召伯營

謝邑相其原隰之宜通其水泉之利此功既成宣王之心則安也○錢澄之曰幽王之時申后被黜申侯與王室相怨詩人追敘召伯營謝之烈見宣王尊禮元舅之隆一以感悟王心一以絕申侯召戎之念末章王心則寧言外謂宣王之所以篤厚元舅者如此而後王以褒姒之蠱惑遂與爲仇讎深可傷也

黍苗五章章四句

韓怡曰雅在王朝國史編錄世次必無錯亂此詩當與瞻彼洛

矣之思古明王同若果美宣王則宜次車攻吉日閒矣



隰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

以事之也

陳據石經初刻及羣書治要之下補也字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乃多既見君子其樂如何

興也

顧棟高曰桑有衣被天下之德而居下隰之地喻賢者潛伏草野人望其一出而蔭庇無窮

阿然美貌

陳曰阿之爲言倚也難然盛貌陳曰古難

爲言那也桑扈傳那多也多與盛同義

有以利人也

兼釋之序言小人在位君子在野則所謂思見君子者思見君子之

在位也君子在位能盡心以事君則其利溥矣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沃柔也

和按說文沃漑灌也一切經音義引廣雅沃溼也美也葉溼則柔美故曰柔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居由反

幽黑色也

玉藻注幽讀爲黝○說文黝微青黑色也○裨按有難狀其形有沃狀其性有幽狀

其膠固也

釋詁文○韓詩外傳夫習之於人微而著深而固是暢於筋骨貞如膠漆是以君子

務爲學也詩曰既見君子德音孔膠○列女傳詩曰既見君子德音孔膠夫婦人以色親以德固姜氏之

德可謂孔膠者也

心乎愛

懿音

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禮記引詩遐作瑕鄭注瑕胡也謂猶告也○嚴曰心乎言由中也愛謂愛君也遐之言胡也胡之言何也皆音之轉也遐不謂猶無不告也序所謂思見君子盡心以事君卽此○錢澄之曰遐不謂矣知無不言也雖以盡言去位而其言發於忠愛至今服念不置所謂德音孔膠也孝經君子之事上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心乎愛也將順其美匡救其惡遐不謂也則此詩所思之君子必爲匡救主上之正士而非尋常燕飲之賓矣○陳曰末章言君子事君之道序所謂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也表記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

孝經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惠補過將順其美  
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竝引此詩鄭伯享趙孟  
子產賦隰桑孟曰武請受其卒章此賦詩以君子比  
趙孟趙孟但斷取忠君愛上之義故云請受卒章也  
皆與  
序合

### 隰桑四章章四句

白華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爲后又得褒姒  
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爲妻以孽代宗而王弗  
能治周人爲之作是詩也鄭曰申姜姓之國褒姒褒  
人所入之女奴其字也是  
謂幽后孽支庶宗適子  
王弗能治己不正故也

白華菅

音奸

今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

興也

王肅曰白茅束白華以興夫婦之道宜  
以端成絜白相申束然後成室家也

白華野

菅也

釋草文郭注菅茅屬

已漚爲菅

鄭曰白華於野已漚名之爲菅菅柔忍中用矣而更

取白茅收束之子廣幽王也○蘇曰取白華而漚之又束以白茅焉言表裏無不絜也今申后之修如此幽王遠之而近襄奴使獨居焉何哉○朱曰二物之微且相須爲用何之子之遠而俾我獨耶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英英白雲貌

韓詩作泱泱○六月露亦有雲

王夫之曰凡濃

霧細雨沾濡草木者亦可謂之露露之爲言濡也謂溼雲之濡草木也

言天地之氣無

微不著

孔曰謂養萌芽以成大

無不覆養也

孔曰巨細皆潤之

步行

和按行如五行之行定五年傳改步改玉疏  
步猶行也集傳天步猶言時運是也  
猶可也釋言  
和按可讀云不我可之可荀子注可謂合意也天地之氣細縕相合故露彼菅茅今夫婦乖睽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以謂天步艱難故宜之子之不合也

漈符彪反池北流浸彼稻田徒因反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漈流貌

說文引詩作漈云水流兒○鄭曰池水之澤浸潤稻田豐鎬之閒水北流○水經注鄗水

又北流西北注與漈池合水出漈池西而北流入於鄗毛詩云漈流浪也而世傳以爲水名矣○明一統志漈池在西安府城西北二十里西北合於鄗水○王肅曰碩人謂申后廢黜失所故嘯歌傷懷念之而

心勞

樵彼桑薪印

五綱反

烘火東反

于熨市林反

維彼碩人實勞我

心

印我

匏有苦葉同○昶按我詩人我寮薪者也○說文引

無釜之竈其上

熨音同釋

竈也

說文熨行竈也○郭注爾雅今之三

燃火謂之烘 竈桑薪宜以養人者也

孔曰桑薪之善者宜以炊爨而養人今不以炊爨反燎

於燬竈失其所也。以興申后有德宜居王后之位而母養天下。今反黜於卑賤，非其宜矣。

鼓鍾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懔懔。

七倒反

視我邁邁。

有諸宮中，必形見於外。

韓詩外傳言有中者必能見外也。○鄭曰：王失禮於內而

下國聞知而化之，王弗能治如鳴鼓鐘於宮中而欲外人聞亦不可止。○正月傳：懔懔猶戚戚也。○說

文引詩云：懔懔不安也。

邁邁不說也。

韓詩作怵怵，云意不說好也。○說文引詩亦作怵，云

很怒也。○陳曰：怵邁聲同假借。

有鶯

音秋

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鶯禿

吐木反

鶯也。

說文：鶯禿，鶯也。或作鶯。○鄭曰：鶯鶯皆以魚爲美食，鶯貪惡。今在梁，鶯絮

白而反在林，與王近惡而遠善。○歐陽曰：言二物皆非其所處，如妾不宜居正位而妻不宜被遠棄也。

鶯鶯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鴛鴦傳鴛鴦匹鳥戢其左翼言休息也○王安石曰鴛鴦能好其匹雌雄相從不失其性也○謝枋得曰衛詩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亦刺夫婦之相棄背也

有扁

邊顯反

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疢

祁支反

兮

扁扁乘石貌

陳曰斯猶其也有扁斯石言扁然其石也扁者器不圓也傳云扁扁爲乘石之

貌正義謂上車履石之貌誤也石曰乘石猶馬曰乘馬車曰乘路也

王乘車履石周禮隸僕

王行洗乘石司農注乘石王所登上車之石也下引此詩○錢澄之曰石之扁也以履之而卑謂踐履之

久而扁者益以卑也猶不忍棄而履如故后之事王歷年已久寧乘石之不如而遠棄之也 疢病

也何人斯祇同○裊按詩中四言之子一言子皆廣也幽王三言碩人皆謂申后一章五章八章三言我

我申后也皆與之子對言託爲申后之詞而曰我者親之也夫婦之義也四章六章兩言我則詩人自我

也皆與碩人對言故曰彼碩人慎其詞也說者多不分別○鄒肇敏曰讀白華之雅其詞怨而不怒是爲

可以怨者周失申后而殞於戎衛失莊姜而燬於狄  
聖人錄白華綠衣終風諸篇以著禍敗之原非直爲  
怨婦寫悲  
侘而已

白華八章章四句

張怡曰風始夫婦而究達於邦國麟趾應焉政始君臣而本原

於內德白華傷焉記曰知風之自知微之顯信夫

絲蠻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飲

食教載之故作是詩也

鄭曰微臣謂士也古者卿大夫出行士爲末介士之祿薄

或困乏於資財則當調贍之幽王之時國亂禮廢恩薄大不念小尊不恤賤故本其亂而刺之

絲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  
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興也

鄭曰興者小鳥知止於丘之曲阿安靜之處而託息焉喻小臣擇卿大夫有仁厚之德者而依



屬韓詩焉文貌絲蠻小鳥貌丘阿曲阿也丘孔曰丘阿是鳥止

於阿鄭曰謂飛行人止於仁也陳曰此又明經之興義

食教我載之三章下四句是也由其不然經所以反而責之○荀子詩曰飲之食之教之誨之王道備矣

○鄭曰後車倅車也○孔曰夏官戎僕掌倅車之政道僕掌貳車之政田僕掌佐車之政以相對而異名

其實貳倅皆副也散則義通○陸奎勳曰周語單襄公云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

節逆之侯人爲導卿出郊勞司徒具徒司空視塗司寇詰姦膳宰致饗廩人獻餼司馬陳芻工人展車百

官以物至賓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可知絲蠻一詩因出使乏困而作蓋周室旣衰官之失職者多矣

絲蠻黃鳥止于丘隅魚侯豈敢憚行畏不能趨士鷁飲

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大學詩云：絲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鄭曰：丘隅，丘角也。○朱曰：憚，畏也。趨疾行也。

絲蠻黃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鄭曰：丘側，丘旁也。極，至也。○朱曰：國語齊朝駕則夕，極於魯國。

### 絲蠻三章章八句

瓠戶故反，葉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

牢，饗於恭反，餼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

焉。鄭曰：牛羊豕爲牲，繫養爲牢。熟曰饗，腥曰餼。生曰牽。○昶按：牲牢饗餼非不用也，但不肯用此以行

耳。禮

幡幡孚煩反

瓠葉采之亨

普郎反

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

幡幡瓠葉貌

巷伯傳幡幡猶翩翩也

庶人之菜也

胡曰極言其物之微薄以

見維其禮不維其物如蘋蘩蕓藻可以薦鬼神而羞王公之意未嘗以全詩皆言庶人之禮也○陳曰七月言斷匏作菹自在八月則采亨瓠葉爲時尚早傳

言菜者當是中鼎實之芼若苻蘩蕓藻皆謂芼爲菜也楚語庶人食菜嘗者主人未獻於賓先自嘗之也

行葦箋有醕厚之酒醴以大斗酌而嘗之而美故以告黃耆之人是主人固有先嘗之禮矣

有兔斯首炮之燔音煩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

李樗曰兔以首言猶魚以尾言○陳曰兔首亦微薄之意王肅孫毓述毛云唯有一兔頭耳案兔頭猶云

牛三頭牛十二頭斯猶其毛曰炮說文炮毛炙肉也也古斯其同聲皆語詞○禮運以炮鄭注

裏燒加火曰燔禮運以燔注加於火上○說文燔獻

之也宗廟火孰肉段注經傳多作燔獻

奏也

陳曰燕禮記獻公曰臣敢奏爵以聽命是獻爲奏也○昭元年傳子皮戒趙孟趙孟賦芻葉子

皮遂戒穆叔且告之穆叔曰趙孟欲一獻○胡曰此詩當是一獻之禮禮有獻有酬有酢而後一獻之禮終古者士禮一獻既夕禮注士腊用兔○陳漢章曰禮經獻以燔從

有兔斯首燔之炙

音

隻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

炕火曰炙

禮運以炙注貫之火上○胡曰說文炕乾也炕火曰炙謂以火乾之○陳曰哀十五

年傳樂寧將飲酒炙未孰聞亂行爵食炙此飲酒用炙之證○鄭曰鮮者毛炮之柔者炙之乾者燔之○昶按火孰肉爲燔猶

昶按火孰肉爲燔猶今言煑而孰之也

酢報也

楚茨同○鄭曰報者賓既卒爵洗而酌主人也

有兔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醕

市周之反

醕道飲也

鄭曰主人既卒酢爵又酌自飲卒爵復酌進賓猶今俗之勸酒○說文醕獻醕主人

進客也字或作酬○陳曰道飲謂主人自飲復道客飲三言免首以爲所羞之肉皆是微薄之物行酌嘗獻酬之禮序所謂不以微薄廢禮也○昶按讀賓之初筵則知幽王之時荒腆于酒禮法蕩然生斯際者目覩淫侈之弊知國之將亾回憶盛時風俗儉而中禮乃彌覺可思此瓠葉詩人所以低回不置也

瓠葉四章章四句

朱曰賦也

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命將率東征役久病於外故作是詩也

鄭曰荆謂楚也舒舒鳩舒鄆舒

庸之屬役謂士卒也○孔曰又有舒龍謂之羣舒○漢地理志廬江郡舒故國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

皇朝矣

漸漸山石高峻

繫傳引詩作磬磬○陳曰說文磬礪石也連言之曰磬礪或曰磬巖節南

山傳嚴嚴積石兒嚴卽嚴漸卽礧古斬嚴聲同也峻  
下疑奪貌字玉篇嶄岩高峻貌○歐陽曰漸漸高石  
與悠遠之山川皆敘其所歷險阻之勞○錢澄之曰  
四月我日構禍是出征事也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  
非東征之實紀乎○陳曰東征者東征荆舒也詩本  
爲用兵荆舒而作戎狄乃連而及耳○朱曰皇暇也  
言無朝旦  
之暇也

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東征不  
皇出矣

卒竟

孔曰釋詁終也終亦竟也○昶按竟者  
謂歷徧崎嶇也上章言其高此言其廣沒盡也

孔曰釋詁泯沒也李巡曰泯沒之盡泯沒義同故爲  
盡也○朱曰言所登歷何時而可盡也不皇出謂但  
知深入不暇謀出○何楷曰上章歎石路險阻此言  
旣過此石而山川之悠遠乃復如故也○方苞曰東  
征必取道於嶠函懼  
陰雨不能出谷也

有豕白躡音的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沱徒何反矣武人

東征不皇他音沱音矣

豕豬也釋獸文躡蹄也釋獸四躡皆白豕孫炎曰躡蹄也天將雨則豕

進涉水波孔曰釋詁烝進也言進涉是訓烝爲進也也故云天將大雨則豕進涉波水矣毛以月離于畢爲雨徵類之則此亦雨徵

也故云天將大雨則豕進涉波水矣竝爲雨徵言役人遇雨之勞苦也畢濁直反也釋濁謂之畢李巡曰濁陰氣觸起陽氣必止

故曰畢畢止也濁一作濁依史記訂正月離陰星

則雨孔曰以畢爲月所離而雨是陰雨之星故謂之

漢書天文志月失節度而妄行出陽道則旱風出陰

道則陰雨巽在東南爲風月去中道移而東北入箕

若東南入軫則多風西方爲雨雨少陰之位也月失

中道移而西入畢則多雨故詩曰月離于畢俾滂沱

矣言多雨也史記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

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

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昨莫月不宿畢乎○裊按滂沱連綿字說文滂沛也爾雅注江水溢出爲沱是沱有溢義故滂沱爲大雨貌○嚴曰不皇他者愁苦極而智慮廢惟雨是憂耳尚能講求制勝之事乎○錢澄之曰言東征之士深入苦雨扶病不暇其不能克敵可知郝氏謂風雨則失天時險遠則失地利久役則失人和君不仁而好戰天可立待矣漸漸以下三篇悽愴衰颯凶國之音也

漸漸之石四章章六句

朱曰賦也

苕音條之華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竝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凶傷己逢之故作是詩也

苕之華芸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興也

李公凱曰周室將衰如苕華之將落芸然而黃不能久矣

苕陵苕也

釋草苕陵苕黃



華蘂白華芟舍人注別華色之異將落則黃陳曰芸名○胡曰卽今之陵霄花色色赭黃者落也假借云

苕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華落葉青青然

李樛曰苕之華盛則黃至於黃則落矣其葉青青言華落則惟見其葉以

見周室之衰亦如此華也○季本曰不意所遇之世如此不如無生謂生則不忍見也

牂羊

子桑反

羊墳首三星在罍

音柳

人可以食鮮可以飽

補首反

牂羊牝羊

孔曰釋畜云羊牡牝牝牝故知牂羊牝羊也

墳大也

釋詁文

罍曲

梁也寡婦之笱也

詳魚麗

牂羊墳首言無是道也

行曰

笱同墳言高大也牝羊而牡首故言無是道○陳曰牝者雖有角不能如牡之大○鄭曰喻周室已衰求

其復興不可得也

三星在罍言不可久也

鄭曰喻周將亡如三星之光耀見於

魚罾之中其治日少而亂日多昶按此亦發明興義也治日少故望周室  
去斯須也之復興如望耕墳首望歟生乳皆必無之事亂日多故國祚不可久延如三星之在罾須臾而已人可以  
食鮮可以飽則又言所以召亂也故由於民不飽食  
序所云因之以饑饉也自古以國之塗如出一轍飢  
寒迫身雖父母不能有其子君安能有其民哉易林  
云牂羊肥首君子不飽年饑孔荒士民危殆義與毛

也同

### 苕之華三章章四句

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兵  
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

戶郎反

何人不將經營四方

言萬民無不從役

陳曰爾雅玄黃病也卷耳傳馬病則玄黃草病亦謂之玄黃大戴禮

草木孳黃孳與玄疊韻玄與黃雙聲是合二字成義  
詩人偶分屬上下章耳○李樗曰何日不行一歲之  
中無日不行何人不將一國之中無人得免戰爭之  
苦也○呂記引董氏曰將亦行也○昶按幽王之時  
民食不飽猶自以爲經營四  
方用兵不息徒促其亡耳

何草不玄

反胡勻

何人不矜

音

哀我征夫獨爲匪民

昶按玄黃者寫草木搖落慘淒之象是比體非以草  
病起興草病比人之病也○段曰鴻鴈傳矜憐也菀  
柳傳矜危也言夫  
人而危困可憐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

神與反

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音

兕虎野獸也

孔曰以役人不宜在野故言視民如禽  
獸也許慎云兕野牛其皮堅厚可爲鎧

兕虎比戰士○王念孫曰匪彼也言彼兕彼虎則率  
彼曠野矣哀我征夫何亦朝夕於野而不暇乎○史  
記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

有芄音濛者狐率彼幽草有棧士板反之車行彼周道

芄小獸貌

馬敘倫曰說文芄草盛兒毛訓小獸貌者言其毛盛如草之盛○陳曰對兕虎言故

以狐爲小獸伐木傳幽深也周語野無輿草注輿深也○鄭曰狐草止故以比棧車輦者棧車役

車也

李黼平曰唐風役車毛不爲傳此以棧車爲役車者說文棧棚也竹木之車曰棧然則以竹木

爲棚故謂之棧車民間常用徵以供役故謂之役車○輔廣曰苕之華言國家之衰微時物之彫耗人民不聊其生天運窮矣何草不黃言士民役使之繁數征行之勞苦上之人視之與禽獸無異人事極矣周室至是無可爲矣此黍離之所以降爲國風也

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

昶按比也○朱公遷曰自菀柳至此其詩多似風體

雅降爲風亦有其漸歟

魚藻之什十四篇六十二章三百二句

詩毛氏學二十二終